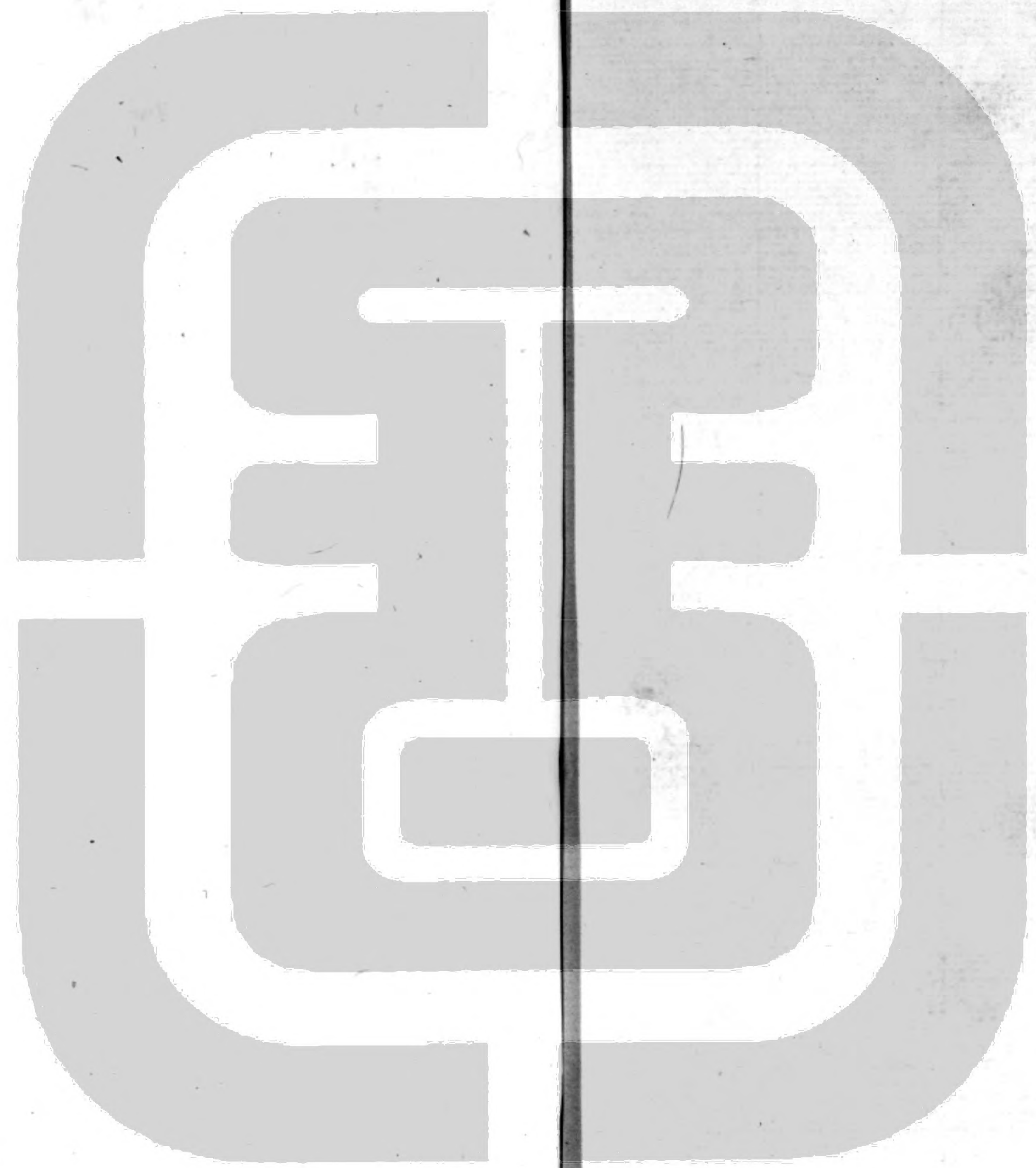


程



日知錄卷之二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

胡文定脩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

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

皇祖堯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

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為號者桀之癸

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以生

日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為書篇之名惟其號也

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

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孔氏西伯

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

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曰

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

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

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

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

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

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

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然王

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

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

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

以為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

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為先後之

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儀禮昏禮

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禮記仲杜元凱乃謂

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

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

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左氏桓公六年傳注然

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

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

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

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凡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而唐六典宗正卿掌

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

其族五十有九先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

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

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時已有七族中睿二宗同為

世一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

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

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

矣明又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桓六年不知高祖

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

琰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

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

曾叔祖在慶元為高叔祖其明證矣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嘶年近

五十攷其世次於孝宗為昆弟而上距弘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

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

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

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

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周禮小宗

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

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

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

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

祖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

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

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

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

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

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

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適孫傳重者也有適

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為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

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

衰曾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

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

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為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

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

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

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

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

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

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堦如篴如璋如圭

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為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

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貨索隱曰家

語貨作化

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

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

左傳文八年卻缺言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謂之九歌

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

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愠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

東迤北會為匯蓋指固城石臼

湖等

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本郭禹璞記

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

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程大昌曰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必謂

既之一語為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春秋傳言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古者分北三苗之意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疎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

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為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圯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玄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

幸而澆之縱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衆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

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在今濰縣而相

遂滅左傳哀元年乃處澆於過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於戈杜氏解在

宋鄭以控南國襄四年其時靡奔有鬲今在德平縣在河之東少

康奔有虞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

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

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竹書謂太康元年即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

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

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桓五年鄭同姓之國也

在乎冀州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為說

肩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興

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

守其削紕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

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伊

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祔湯於廟也非朔者祔先廟無定日

君祔廟而後嗣子卽位故成之爲王而伊尹乃明言烈祖

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

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

卽位者卽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

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卽位殷練而祔卽位必在期年之後

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卽位矣如魯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卽

位有不待葬而卽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未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卽位殷

也踰年正月卽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卽位爲後代之

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

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

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

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

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

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周本紀漢書古

疵少師彊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剝孕斲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史記燕王喜遺樂間書曰紂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爲窮源之論也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注虛讀爲墟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維邑朝歌爲墟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

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蔡仲之命曰乃

致辟管叔於商武庚未亂猶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

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

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

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

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高誘

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

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

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封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

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

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

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

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左氏哀二十四

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傳

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國語吳王夫差闕為濶溝通於商魯之間莊子商太宰蕩問仁

於莊子韓非子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

之市逸周書王會篇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

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

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

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呂氏春秋乃戰國時人之妄言

以武王下車卽封微子更誤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靡之民

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
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
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
徒也無連坐并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
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
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
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
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爲畔黨也曰以召公之
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
國爲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
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
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
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
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
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
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爲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
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
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
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

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

蔡氏曰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又引邪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卽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

衆者也左傳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紆曲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

至也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為出廟入廟皆步行今按書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雍錄以為步行二

十五里則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

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皇帝輦出房見於漢書叔孫通傳乃秦儀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麾之

機枚乘七發本此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

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周輝清波

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

內侍製麻屨行勝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一步趨其一至

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

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

奔走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

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

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

之言未為得也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

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為得也仁山金

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

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

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

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疑武王未

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

龜從筮從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為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

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左傳晉獻

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為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

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眾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

福祿與周公齊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

孔氏書傳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

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

酒誥

酒為天之降命亦為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

其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後漢書以為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為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其稽我古人之德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祇
適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考成人又別求
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
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
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
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
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
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燹戒明王之
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
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薦之歌亦能以謬譎爲珠璣以仁賢
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
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互數里靚妝鮮服和
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
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爲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

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元儒王柏論亦同此

但更置太多未敢信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

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

君是也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

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多方篇云

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尚未遷殷而王已踐奄矣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

先後而強爲之說至于再三于三當從蔡人說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

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

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

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

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

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之倫

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

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

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

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数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丞三毫版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寢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弘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

之屬許州府辟用

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二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

足矣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

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

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此語必有所本

易

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

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

今人謂窯卽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空卽今人所

謂冷 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為九官之首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

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為可

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 不言殯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未殯

史官略無一而狄設黼展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

伏生本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

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

君於即位之禮重矣故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

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為君春秋之於魯公即位

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

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為繼體之主而史錄其遺

文訓告以為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

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

哭而耐而今日諸侯出廟門侯是已耐之後也 記曰卒哭日成事是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

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

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

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 蘇氏亦知其不

通而以為問疾之諸侯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

廟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

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

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蓋猶循此制

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

自狄設黼屨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羣臣

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

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

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

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

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

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即位

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哉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為尚有闕文洛誥戊

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日月

而王不書金氏以為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

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孔子有言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

矯虔

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

昭曰詐稱爲矯強取爲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行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讒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絲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神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棊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曰出奔申八

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爲太子九年申侯聘

西戎及鄆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周

弑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於申虢公

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維維邑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

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杜氏以攜王爲伯服蓋失之不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而望

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

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

維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

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

號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

以除其偏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

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

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

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

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與幽王褒姒號石父同列下

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

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

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

平王乃自申東係於維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

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

望其中興哉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

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邵子說小之乎知聖人矣

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

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

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頴萊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

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頴萊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

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自獲麟之歲以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二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百六十年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尚書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

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實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

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

者內秦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

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

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夏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劉向以中古文師古曰中者夫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

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

字數十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字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

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言此為最多者明張霸加

之以百二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

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傳未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

漢書十四博士無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言劉歆者

之蓋光武時廢移書太常博士欲立哀帝時歆此諸家之學故也

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

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或分析之又采左氏傳書序

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

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

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撰

三卷帝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

善之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為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

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

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

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言參用今文古

文之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玄注古

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又有王肅范甯李顥姜道成注古文尚書

新唐書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

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

典并舜典慎徽以下為一篇二臯陶謨并益稷為一篇三

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

微子十收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

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

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

康王之誥為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

費誓二十八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孔子正義

八泰誓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泰誓非

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

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泰誓

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

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云伏生且

所出不從後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

非今之泰誓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

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

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正義曰鄭氏書

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工九篇十一大禹謨
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
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
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同命二十四以一篇為一卷九共
九篇合為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
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偽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
不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
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
得安國之傳上之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
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
曹授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
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玄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

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凡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一五子

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大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

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

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命二十五以合於伏生

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

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

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

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

獻之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

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

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

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

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

別為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臯陶邁種德僖公

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

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

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

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

史過引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

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

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

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

何

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爲言明非常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爲全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臯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爲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與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

盡信也

豐熙偽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木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鄞人言出其子坊偽撰又有子貢詩傳後儒往往惑之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

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

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

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

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

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

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宋咸平中

日本僧裔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

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

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

皆謂之商書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

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水道水移於九

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孔安國傳道岍及岐卽云更理說所

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別無異文五子之歌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

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

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

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爲逸

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闕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爲逸書夫天子

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

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

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

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

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撰爲疏義成書上進而

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

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

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

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

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

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辨爲助所階乃近代之

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爲之據

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

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

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屑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趙而今且爾甚徐防有言今汝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

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淩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

論也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禎

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漢異書答曰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偽撰也

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

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

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流

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

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卷之二

日知錄卷之二

詩有八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幽

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

為五頌也詩之八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

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幽而亦謂之幽六月

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

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

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

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

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

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

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
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
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
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
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
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
昌之辨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大昌字
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昌之辨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泰之孝
篇朱子當日或未見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幽謂之幽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
據周禮而非風也南幽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
篇章

詩之本序也

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

二國爲風無害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
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
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
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
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
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
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
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

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弘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曰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

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紵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昉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何彼穠矣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如焉據何氏所云矢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齊侯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何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莊王之四年齊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為此矣

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毛氏傳平

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據詩人欲言其人之

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

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箛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孺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媾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脩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

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蓋逆王后于齊亦此意

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

疑之而為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

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

容則德可知矣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敬婦人之所以敬婦人之所以敬婦人故碩人

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麇之貞亦

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為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洪

諫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嬈漢魏間人作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

此為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媾王道之大下嫁於

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

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

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

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

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

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

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

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

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邶遷邶庸之民於維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

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為王齊詩以為衛則知

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攷之左氏傳襄公二

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

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

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

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

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若據漢書言邶

邶庸之民於雜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

之作檜左傳作鄘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風

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日誰將西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為當夷王厲

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

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

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傳良止齋集荅

黃文叔書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

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邶鄘

衛也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姊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眾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姊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

事謂之王事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

服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濟于西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輝注以濟為虹是也

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

其雨者蓋

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

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

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

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

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

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

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

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

齊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穀梁傳序 誤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

彼穠矣為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

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

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

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埭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

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

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列女傳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

檀弓於文日夕為遐繫傳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

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曾子

問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

日知錄 卷之三
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筭路監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爲荆蠻置茅莚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郟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豳

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大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

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歛幽詩祈年於田祖則歛幽雅祭

蜡則歛幽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謂籥章之幽詩以鼓鐘琴

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歛竽笙塤籥簫篪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

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

詩特其以器和鴟鴞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則

皆附於幽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

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縱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豨于公

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

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

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

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

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

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

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芟芟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

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

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闈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

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

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温嶠

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譎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

人醇工麗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

見司馬法

隨車而動如

足之腓也

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

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

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

卽補斯已異矣

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

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為

行五乘為三伍

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為五乘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

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

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

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

知車戰之為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

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

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

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

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采芑

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正義曰

足不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

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

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

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如韓奕之一傳而周

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

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

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

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

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

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

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

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

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廣德元年

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二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

關隴歸治平高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

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

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

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

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

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

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脩大原至于岳陽春

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

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為周之

大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閩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

也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
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十七年以武

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
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

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
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

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
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

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 嚴尤 於是
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

而八寇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 周語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蓋宣王之世其患

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
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屢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

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
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

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竹書紀年自 共和以後多 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 前則好事者為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

於小人諛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媒慢宋
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

其穢論敘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齧

妃辱之詠宣於侍宴之餘郭舍人於是搖頭而舞八風祝欽明

連臂而歌萬歲閻知微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邾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

言也

皇父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左傳

隱十一年解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

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偏

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鄆則其時

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

實為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

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

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鄙夫

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

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卑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

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

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侯

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

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媼

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

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

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

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

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

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

自此始

上天之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

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為

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

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

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

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為是言乎然而
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蹢蹢則又不獨
王之復諫矣

夸毗

天之方濟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

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

足恭善為進退

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

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

怯言為信

疑抵

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係位者為明智以柔順

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

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

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真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

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

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嘗

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

陟之典雖備而不行

長慶集策

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

與世浮沈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酷名眾皆濁已

獨清則曰立異

宋史本傳

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

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

係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

為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

夸毗之輩乎

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

是以屈原疾楚

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

疆禦多懟卽上章所云疆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
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
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
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
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
而怨詛興乎下矣卻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
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
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

女為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

竹書紀年宣王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

乃未幾而為楚所病成申之詩作

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

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為楚縣矣

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縣申

二舅之

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與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

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

卽輶車轡

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
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
方城村卽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
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
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
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
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與事任
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

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
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
理此皆經中明證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爲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
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
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
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
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

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

爲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

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淡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

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即貊字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史記貨殖傳燕東縮穢貊朝鮮真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為穢貊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漢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營而後能為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覺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

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
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
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
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
拜之呂氏春秋書載箕子之言亦曰自余所逮見五六
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
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
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
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考德也

駟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駟牧之盛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而有駟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
功也吾未見廢有肥馬野有餓孳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
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
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
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
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玄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

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脩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玄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間也升陞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

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

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

皆欲紛更

宋史張方平傳

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

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

汲冢周書伊尹朝獻商書

附於王會解之後即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

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

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

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

作也而次於前

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渭陽秦康公為太

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

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

刺厲王之詩

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

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

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

三日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

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

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

金
卷之三
三
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
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日知錄卷之三

